

湖 峽 西

石 壩 湖

山 紀 水

遊 志 記



周禮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湖
壩
雜
記

(說鈴
之一)

陸次雲 著

中
華
書
局

湖
壩
雜
記

此 據 龍 威 秘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湖壩雜記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嘗讀西湖誌餘愛其搜奇標異蔚爲大觀然田叔禾先生去今遠矣續輯無人余有志而未遑偶有見聞聊紀一二以備後之採擷竊比於委巷叢談云

昭慶寺

崇禎時昭慶寺災故老謂余曰前此六十年昭慶嘗災矣起火甚異聞時有高僧趺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爾何神曰火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礎中飛火熾燄龍象俱灰噫劫火難逃世尊莫能度耶

戒壇

昭慶寺大雄殿後有戒壇規模宏大不染纖埃災後青草茸生野牧縱橫牛羊不敢上寺僧修築壇基發土得碑題曰然燈古佛誕生處故此地之靈若此壇宇今復舊觀

片石居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

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真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真。故隨問隨答。卽成浣溪紗一闋。隨復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塔晷去矣。歎息。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爲。知之者謂客止知扶乩。非知文者。

慶忌塔

慶忌塔在斷橋之右。高僅踰丈。其式似壺。按昔闔閭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要離誘其襲吳而刺之。似不應葬此也。卽或葬此。春秋時未有浮圖。葬何以塔。非慶忌也明矣。非慶忌而繫之以慶忌者。誌謂塔前時有鐵棺浮出水上。或者闔閭以鐵棺沉慶忌骨於水中。其英爽恒露。而塔以之名歟。康熙三年。此塔忽圯。中露千百小塔。與大塔同。皆有梵書。見者一時取盡。其非慶忌塔更明矣。誌載大佛寺畔有壺瓶塔。元時西僧所建。今不復存。殆卽此塔。而以慶忌掩其名歟。

大佛寺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皇王纜船石也。宋時有驗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鑄此石爲佛。及長出家。精於畫佛。凡將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現佛光。寶色繽紛。大如明鏡。僧俗同觀。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客問曰。何爲就畫。不去參禪。答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

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塘。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未幾。無疾而化。

西泠橋

丙辰之夏。紅藕花開。王子古直偕女史素蓉。曲工金叟。拉余舉杯橋上。爲邀月之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聽者凝神。叟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四聲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也。如陽平拖韻稍長。卽類於陰。陰平發音稍亮。卽類於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宜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於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子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卽起拜謝。余曰。此所謂識曲聽其真也。古之稱善歌者。曰繞梁。裂石。惟美其調之高耳。袁中郎謂每度一字。幾盡一刻。僅形其聲之細耳。善乎樂記所謂上如抗。下如墜。止如稿木。累黍乎如貫珠。能盡節奏之妙。故最知音者。莫若古聖人也。而子得之。雖然。不借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知子者有人乎。叟曰。人之知我。不如我之自知也。古直曰。一技也。亦有然哉。遂罷酒刺船而去。

蘇堤白堤

兩堤垂柳。余幼時及見其盛。明鼎移時。皆羅剎伐。陳洪綬曾寫一圖。自題其上曰。外六橋頭楊柳盡。裏六橋頭樹亦稀。眞實湖山今始見。老遲行過更依依。若幸之而實惜之也。每放步其間。不勝張緒當年之想。

十錦塘

十錦塘者。因西湖十景而名之也。而所云十景。如三潭印月。人所不知。柳浪聞鶯。麴院荷風。已無其迹。其可見者。惟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平湖秋月。南屏晚鐘。兩峰出雲。而觀魚不必在花港也。長堤之上。放步閒行。左顧右盼。應接不暇。烟雲風月。變態無端。其爲景也。何可名狀。而十云乎哉。故塘名十景。以爲景物之景。不若以爲錦繡之錦之爲得也。

孤山

小孤山矗秀江心。大孤山浮青波面。皆似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未若湖上孤山。中央宛在一葦可杭。無弱水之隔也。山之陰爲處士墓。放鶴亭在墓前。今移於左嶺上。梅花三百樹。存無幾矣。然盛暑登之。亦覺疎影暗香之致。接人心目。移人情性。奚必在遙天窮島耶。洵乎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咸間山有何仙。曰有逋仙。又有坡仙也。

蘇小小墓

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寄意之言也。游人至孤山者。必問小青。問小青者。必及蘇小。孰知二美之墓。俱在子虛烏有之間。白門一友求其迹。恨不可得。余曰。詠巫山者。謂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

知來第幾峰。泛洞庭者。謂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之際。子於二美。亦當作如是觀。必欲求之何耶。客點首曰。孤山之側。有菊香墓者。又何人乎。余曰。客不聞乎。菊香是矣。

照膽臺

照膽臺。卽竹閣。內祀關帝。廟中有漢壽亭侯碧玉方印。乃漁人得之楚澤。杭人宦楚者。得之漁人。而進於廟者。順治時。一人以計賺去。見帝示靈。旋歸於廟。夫帝加帝號矣。何有於侯。不捨其印。然印神物也。赫赫帝君。其印尙可攫之而走。人將無復知有神矣。神特顯靈。所以爲設教之助也。

放生池

西湖爲漁人利藪。密網濫淵。漁舫週列。集如圓陣。鳴榔鼓櫓。舉網出鱗。銀花亂目。雖赤鯉有神。莫能躍去。詠老杜盡殺意。何如句。良足哀矣。賴有放生池。爲之避匿。稱魚樂園。又有盧舍菴前。深淵一畝。爲池附庸。昔十景稱花港觀魚。今花港罕爲人到。魚亦不聚其所。觀魚者多在菴前。投糰擲餅。吞啞有聲。千百圓波。交生互滅。致足樂也。放生池圍魚有堤。而此無堤。惟向水中圍植喬木。吾慮木朽有時。願同仁者時爲更益。

湖心亭

繞亭之外皆水。環水之外皆山。所謂太虛一點者。實踞全湖之勝。湖心寺亦在水中。然稍偏矣。壬辰之夏。余與洪子昉。泛舟亭畔。日已暝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雨中。往來不

定防思笑曰。意者所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矣。余曰。非也。舊誌所載。宋時四聖觀前。晦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泠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明稍淡。震雷時。與電爭明。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光非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乃卽是。

三潭

三潭印月者。鏡湖十景之一。嘗披舊圖。見繪三小石塔。懸一月影於中。余疑月光所印。何獨三潭。今塔久廢。更無從識潭之所在矣。順治壬辰春。偶同王子古直。登教場山絕頂。下盼湖中。有三大圓暈。見於放生池之左側。詢之山僧。僧曰。此所謂三潭印月也。因悟印月之說。謂其似月而非真月。向之畫工大誤矣。千古游人。日放棹於澄潭之上。不知所謂潭者何若。不同身在廬山。不識廬山面目者乎。標出聞諸好事。

子貢使越祠

子貢當祀。使越不當祀。使越存魯敝吳。非所以利吳也。曷爲祀於吳地。如以使越祀之。無論祀者未當受祀者亦且踧踖籩豆之前矣。必欲祀之。去使越二字可也。祠在問水亭之東。順治間。方伯張縉彥所建。隨圯矣。而碑在。恐後之人以爲不可缺之故址也。而新之。則神與人皆未當矣。故留此說。

昔人辨唐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爲誤。蓋吳界在石門。至今有吳越戰場名天荒蕩。則杭州非吳地也。子貢一使而霸越。其祀於越也固宜。然子貢使越之妄。昔人又辨之矣。吳青壇識。

岳墳

武穆王靈爽昭昭，牧人入其廟者輒病。墓前四鐵人，秦檜、長舌夫人、張俊、萬俟卨也。向在牆內，游人溺擊，膚體不完，穢氣四徹，或慮其褻忠靈，併分屍檜，移之牆外，而擊者愈衆，旋毀旋鑄，鑄者欲不朽其形，擊者欲立粉其骨。奸雄旣死，誅之者尙無虛日，非快事歟？因歎檜禍頑冥，不及汪黃遠甚。丹陽陳少陽墓，亦鑄鐵人，肖伯彥、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過之，題柱聯曰：丹陛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二像應筆而仆，檜高日受敲扑而無知，似羞惡之心，汪黃猶不泯矣。

銀瓶井

銀瓶小姐者，武穆王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宋帝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廟在按察司廳事之左，凡廉憲蒞任，必祀岳廟。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常拜，銀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於禮便。後升公座，覩一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常簪而立，儼然具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後之祀鄂王者，舉無敢忽銀瓶。

于墳

于墳祈夢多奇應，尤奇者，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闖賊僭號永昌，都遙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附記三異夢

近一生科舉祈夢於公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常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來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此與相傳一夢絕類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往往落第後科試已畢放榜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耆頭假寐大叫而醒衆問其故曰方倦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俄鑼聲疊至哄報中式吏人不戒填榜時漬一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康熙近科一上舍行至子墳祈夢遇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兆及開榜第一名卽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子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爲伴後建功海上威鎮殊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法相寺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尙名行修耳長數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携瓢適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趣駕禮之和尙笑曰永明饒舌語畢跏趺而化遂漆其身藏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爲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聲

傳空谷衆響爭流。積紙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競拔紅燭。婦人潛來。摸佛下體。以爲宜男。此俗之最可笑者。歷年不改。

淨慈寺

淨慈寺。神僧濟顛。奇事頗多。吾僅取其一二。聞其託迹於酒。人拉飲之。妓館亦所不辭。翠黛紅燈。銜杯對酒。頽然就醉。扶入香衲。忽爾呼刀。使妓頓悟。此與琴操問禪語同佳。有足傳者。若謂其酣醉濁醪。嘔佛頭而金徧體。化得山木。皆向井中拽出。至今井內餘木尙存。此皆附會之言。不足信也。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卽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僧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末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

女。

淨寺伽藍殿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托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榜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和尚勢利故伽藍戲之然自此和尚益老到矣蔡九霞戲評

雷峰塔

雷峰塔五代時所建塔下舊有雷峰寺廢久矣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簷級皆去亦立童然反成異致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囑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崇禎辛巳旱魃久虐水澤皆枯湖底泥作龜裂塔頂煙燄薰天居民驚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驚懼遂有假怪以惑

人者。後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頓息。人心始定。

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鰲。雷峰塔之白蛇。隆慶時。鰲已爲居家釣起。蟾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事。豈其然乎。洪昉思附記。

高麗寺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閒漠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貲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剎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歲明年。旨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略。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梁殿尙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棲霞嶺

棲霞嶺上有五洞。紫雲最奇。紫雲洞前有牛皋墓。有牧童牧牛墓上。忽焉擲牧童於山之麓。而折牛角於山之巔。自此人不敢犯。考牛將軍字伯遠。爲武程部將。屢立戰功。賊槍忌之。紹興十七年。上已。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歸語人曰。皋年越六旬。官至侍從。死亦無恨。所恨者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尸。死牖下耳。遂卒。人皆知師中之毒。槍實使之。後追封輔文侯。故其赫赫厥靈。千秋不昧也。張將軍憲。封烈文侯。墓在仙姑山下。二墓皆以境僻。人罕知之。金祝墓在棋盤山左。葬南宋尉將金勝。祝威處也。建炎三年。金完顏宗弼犯臨安。錢塘令朱蹕力戰死。尉將金祝二公。集殘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爲途。誘敵。敵陷入湖中。人騎山積。有奸人爲之嚮導。由南壁入。二公不支。同死於陣。郡人以馬革裹尸。駢葬桃花港右。今墓表雖存。佳城漸圯矣。按武林所誌。如羅昭諫。陳剛中。劉光世。朱弁。韓世忠。趙鼎諸墓。已尋之無迹。其尙存者。是在守土君子爲之修築保護。俾永安於不朽。足以感發後人。不獨壯山川之色而已也。

秦望山

秦望山一名秦亭山。秦始皇登山眺望。見江濤洶涌。不敢渡江處也。上祀真武。顯赫非常。余偶登其上。見二三道流。互談真武異蹟。一羽士曰。異莫異於武當之事矣。明永樂時。鑄有金殿祀帝。殿設二重。極其偉麗。有郡守欲驗其爲金與否。試鑽一孔。未及寸而神示靈。即命之止。而身已斃矣。後人嘗以多金灌填其罅。終不可滿。崇禎十六年。流寇張獻忠偶因乏食。欲取金殿資餉。先期投牒廟中。肩日天清日麗。鐃吹登山。忽爾陰雲四合。霹靂數聲。人騎皆齏粉矣。余異其說。歸而記之。

雷院

雷院在慶化山麓。廟貌雄麗。儼然神霄。瞻禮者皆生敬畏。有執杖神將。從一白犬者。名徐急捉。屢現靈異。人尤憚之。元時楊璉真伽。瘞宋諸陵骨於白塔。且欲改雷院爲佛廬。方寢。見一銀毫猛犬。騰空而下。勢欲噬楊。楊知神怒。倉惶入院。膜拜悔過。璉復琢己像於靈鷲山上。雷擊其首。是神威之尤赫者。近傳雷霆二事。甚真足紀。紹興諸生金桓。孝友人也。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夢長眉仙語之曰。爾有夙孽。明年此日。當爲雷擊。桓寤。深以爲憂。惟日禮大士。以求懺罪。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桓見天變。知將不免。恐驚老母。預往跪於文筆峰浮圖之下。頃之風雨大作。霹靂轟鳴。家人驚泣。以爲桓必死矣。踰時天霽。往視之。訝其猶生。桓語人曰。適如在夢中。見大士露灑楊枝。復持鏡一照而去。忽然而醒。又康熙七年。太倉州驟雨之內。墮一雷神。肉翅電睛。立於平野。里人大懼。州守龐君往拜禱之。雷神忽語曰。公廉吏也。余神也。豈來禍爾民者。因往擊逆類。誤爲觸穢。故偶墮此。頃卽去矣。爾爲政。盍加勉之。言訖。雨益加疾。奮然飛去。

鄧天君曰。霹靂一聲。人皆拱手。雨霽雲開。頑心依舊。觀此顯赫。可無戒心。吳念劬附識。

靈隱寺

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辛丑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先是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峨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卽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靈隱維漢堂。